

“《青年变革者：梁启超 1873-1898》是一本比较之书。37 岁的许知远在日本遭遇了 30 岁的梁启超，凝视青年梁启超与大时代变革的经历，回首自己过去二十年成长与中国社会的变革，把这本书当成一面时光之镜，互为因果，隔着一个世纪的时光长河，两个同样焦虑、满怀理想的青年相遇了。

“19 世纪末的中国，西风东渐，铁路、邮政、财政预算、国族概念、社会契约等等新事物、新思维不断出现在大清帝国，深深刺激在科举传统教育里生长的青年梁启超，面临几千年未有之大变的中国社会，梁启超困惑，摇摆，开始接受外来的文明与科技，了解学习，笔耕不辍，成为更加开放的人。

“100 年后，1970 年代出生的许知远，在上世纪 90 年代末成长，与全球化、世界贸易、互联网化的大时代相遇，文化传统与现代主义，开放与保守，全球化与自我身份确认，面临着与梁启超同样的困境。

“作者几年考察追寻梁启超人生足迹，在一次次寻求自我确认与精神坐标的突围中，两个孤独的灵魂相遇了，惺惺相惜，感同身受，展开了一次漫长的精神对话。”

以上这段文字，是我给许知远的新书《青年变革者：梁启超 1873-1898》的评论。经过刘苏里、杨早等 13 位评委认真地讨论，这本书最终全票入选了华文好书 5 月榜。正如许知远在 40 岁“知天命”的年纪，把这本书当作自己重要的转型之作。

6 月 10 日，腾云读书会第二期活动，我请来了许知远，就《青年变革者：梁启超 1873-1898》展开对

右图：写这本书，许知远费了很大劲。



话。许知远很感动我对他这本书的评价，开玩笑说“为了表示尊重，特意穿了正装和皮鞋”。

“和以前的书不同，这本书文笔流畅，叙述简洁典雅；许知远变得节制含蓄，豁达宽容，脚步沉稳，带着激情和体温，感同身受去理解书写梁启超和他的时代；全书运用大量史料与注释，书中细节和事件都有出处，真实可信，让这本传记有了非虚构的力量。在这本书里，我看到了中年许知远的蜕变和成长。”

我认识许知远二十多年了。大约是 1999 年左右，我在上海《书城》杂志看到许知远的专栏，或许是差不多大的年纪，很喜欢他当时清新典雅的文字。虽然现在看来，不免有“为赋新词强说愁”之嫌，但当时的许知远，他的阅读眼界和开阔的视野，文章里隐藏的胸怀和心跳，足以让年长几岁的我惊奇和激动。

当时我正在席殊创办的旗旗网

工作，担任《好书》的主编。后来，我找到许知远，给他出了《纳斯达克的一代》，这本随笔集内容分为四部分，包括“媒体精神”“数字互联网”“阅读书评”“专栏”四部分，大致可以呈现出当时许知远的兴趣所在：媒体、互联网、书写、成功。

遗憾的是，刚刚兴起成为社会潮流的互联网和电子商务，受到了当时美国经济衰退的影响。因为纳斯达克股市的狂跌，使得即将登陆美国上市的旗旗网的梦想，沦为了泡影。我手上的期权，也变成了废纸一张。

此后，我们各自离开了互联网公司，我去了何力正在筹备的《经济观察报》，许知远去了《大视野》杂志。半年后，我离开了还在反复试刊的《经济观察报》，去了《南方周末》，而许知远在编了 4 期杂志后，去了我刚刚离开的《经济观察报》。

在过去的二十年里，我们经历了媒体黄金时代的兴盛，也经历了互联网的冲击，由盛转衰。传统媒体不再是改变世界的利器，也不再拥有曾经那种让世界进步和美好的力量。如今，迫于形势，我们都离开了纸质媒体，许知远变成了书店老板和内容创业者，我则到了腾讯，从负责内容新闻到变成内刊编辑。

我们继续读书、写作。只不过，这些行为变成了内心的需要和安慰，甚至是自我麻醉或者是存在本身。

我们继续读书、写作。只不过，**这些行为变成了内心的需要和安慰，甚至是自我麻醉或者是存在本身。**